

《凤仪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凤仪园》

13位ISBN编号：9787532523160

10位ISBN编号：7532523160

出版时间：1997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施济美

页数：2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凤仪园》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施济美的《小三的惆怅》、《鬼月》、《悲剧与喜剧》、《三年》、《十二金钗》、《凤仪园》等作品。

《凤仪园》

作者简介

施济美（1920 - 1968），浙江绍兴人。17岁入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时已是抗战后期。施济美在上海沦陷的艰难、清贫的生活中执着于文学创作，其横溢之才华，在小说中毕现无遗，是“东吴女作家”的首要人物。她的小说多以恋情为题材，文笔清丽，情节缠绵，情思凄艳，蜚声当时文坛；而其个人曲折、忠贞的爱情故事和恋人惨遭日寇杀害的遭际，更是令万千读者扼腕叹息。她的爱情小说，是新文学创作的延续和发展，可惜的是此后不久她竟匿迹于文坛。本集是解放后首次出版她的作品，读者将可从中一睹其动人风采。

《凤仪园》

精彩短评

- 1、很不错的民国言情短篇集。施济美的文笔很动情。《凤仪园》那篇非常的虐心啊！因为结尾引用屠格涅夫的《罗亭》中的一句话，还特意找来读了。这套书高中时常在书店看到，但是没买。读大学时竟然在中文研究室里看到了。
- 2、小清新~
- 3、精致唯美，高雅庄重。
- 4、在“主情”的线索下，施济美喜欢处理的男女情爱纠葛更多指向了“心灵的焦灼”，这也使得她的作品具备打动读者的无形力量。
- 5、本科毕业论文选了施济美，一篇《凤仪园》百读不厌

1、1943年张爱玲写下了为后世所追捧的《金锁记》，记述了一个女性主宰的家庭是如何走向分崩离析的。在小说的末尾她写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果然事隔四年后，施济美沿着张爱玲关于女性的悲怆调子，继续写着女性完不了的故事——《十二金钗》，又是一个女性的王国，上演着人生的悲喜剧，咀嚼着荒凉的反讽，而且她和张爱玲一样也相信着这个故事将永远不会终结，同样在尾声，她冷眼俯瞰这这个完不了的世界：“还有那恒河沙数的新的故事，恒河沙数的黑夜和白昼，恒河沙数的秋月春花也都姗姗地来了。”

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象蚌一样在冷涩的水底发出悠悠的叹息，散发着寒气，《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原先是一个被迫被锁起来的女人，她有活泼泼的爱欲，却无法得到满足，可是一旦当她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她又为自己和儿女们制造了一个黄金的牢笼，男性，是她仇恨和排斥的对象，为此她千方百计破坏女儿和儿子的婚姻，逼死了媳妇，逼走了未过门的女婿，把女儿逼成了乖僻的老处女，把儿子在精神上“阉割”了，这是一个完全反五四的女性形象，旧的社会，旧的制度，旧的人伦下的牺牲品，可怜又可怖的工具，在这样一个女性世界里，散发着森冷和腐尸的气味。然而在施济美的笔下，女性世界则完全是开放的。这个世界不是由亲情关系维系的，而完全是商品社会下的产物，除了韩叔慧、韩芳子这一对名为姑侄实为母女的亲人外，这个由韩叔慧营造起来的女性世界住着胡太太母女三人，韩叔慧和胡太太本是同学，胡太太落难而投奔她，可她收留她们也为着利益上的考虑——代她捉刀作文；余爱群是照料芳子的护士，赵志聪、傅安妮的入住是韩叔慧为着和某校校长的交际；李楠孙之所以投奔姑妈是为了追回远在上海的未婚夫婿的心。在这个开放的女性世界中，男性成为她们捕获的对象，却始终不在场。如果把这部中篇小说拍摄成话剧，那么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出现的始终是这些女性的身影。他们为了男性装扮自己，看《现代小姐须知》，为男性欣喜或哀伤自艾。而男性始终在幕后，只能通过玲玲的电话铃声，门外汽车汽缸的发动声，以及女人无时不刻的关于男人的谈论中捕捉到他们的讯息，而这些女性都是受到五四习染的新女性，她们熟稔于“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吗”的表述。两篇小说对照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张爱玲写的是旧家庭的女性，表达的确是对男性的屏弃和阉割；施济美写的是新时代的女性，呈现的却是对还原女性的要求。如果把曹七巧、韩叔慧、胡太太置于同一关照下，会发现前者是旧女性的代表，后者是新女性的代表，曹七巧守着丈夫的牌位和金钱过完了一生，临死前，回想起做麻油西施时的青春岁月，对她来说人生只是一付黄金的枷锁，如果换别样的人生，应该是平凡而幸福的吧；胡太太年轻时是反抗家庭，追求自由恋爱的新女性，可是兜了一大圈下来，她却发现以前所追求的自由恋爱都是假了，只有钱是真的，居然让女儿走上了自己以前所不齿的道路——委身有钱有势有家室的中年男人；韩叔慧，放弃了婚姻，隐藏了爱情和私生女，一心追求事业的成功，可是到头来这个女强人却不能忍受人们对她那抹杀了女性性征的“韩先生”的尊称，渴望自己的女性气质被社会认同。这三个女性无论出发点和道路如何不同，终点却都是“否定自己”。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张爱玲和施济美都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女性才是健全完整的女性？因着少年老成和家族的经验，张爱玲选择了一个在中国传统习俗下被牺牲被培植的女性作为切片来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而施济美，作为东吴系女作家之一，则更多受了胡山源五四新文学一脉的思想，更注重探讨五四思想影响下的一代女性处境，反思作为娜拉的她们出走后的人生境遇，带着反省五四的况味。但无论是对旧女性还是对新女性，两位女作家都否定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并且洞见了这种残缺的女性状态不仅在过去，在现在，甚至在将来都会不断上演。我们不能批评曹七巧、韩叔慧这样的女性，因为不管她们是变态地，还是常态地，都是在走着一条和其他女性不一样的道路，她们是出于对女性弱势地位的觉察以及颠覆男性社会的勇气和意念而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的。曹七巧明白金钱对于一个女性的重要，正如韩叔慧明白社会地位对女性的重要一样，她们不想永远站在男人的背后，所以试图构造一个自己的女性王国，然而这样的王国虽然在不断地建造，却也在不断地崩塌。仅仅只有女性的世界是恐怖的，只有明晃晃的太阳，而没有柔媚的月光，并且这样一个建筑在沙土上的女性世界更时时在提示幕后那个黑暗的男性世界的强大与不可知。不待男性闯入，女性自己也已无法控制本身的恐惧，而选择了夺门而出，或把自己逼疯。因为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的，当一个女性否认她的女性气质的时候，就等于在部分否认她的人性。一个缺乏自然人性的世界是不适合于逗留和居住的。2004年6月

《凤仪园》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